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種

王雲五主編

宋元學案

(五)

黃宗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新竹高中國書館



00010745

萬有文庫

第一冊第二編五種

王雲五

編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元學案

(五)

黃宗義著

國學基本叢書

010745

宋元學案

卷十三

明道學案表

程顥	太中子 濂溪門人	劉絢
		李顥 並爲劉李諸儒學案
		謝良佐 別爲上蔡學案
		楊時 別爲龜山學案
		游酢 別爲麓山學案
		呂大忠
		呂大鈞
		呂大臨 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侯仲良
		劉立之

朱光庭

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田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邵伯溫

別見百源學案

蘇昞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邢恕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私淑
靳裁之

胡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陳瓘

別爲諫都諸儒學案

李俊民

明道續傳

程頤

別爲伊川學案

張載

別爲橫渠學案

呂布哲

別爲祭陽學案

並明道學侶

韓維

王巖叟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並明道同調

明道學案上

祖望謹案。大程子之學。先儒謂其近於顏子。蓋天生之完器。然哉然哉。故世有疑小程子之言若傷我者。而獨無所加於大程子。述明道學案。梓材案。明道學案。謝山分爲二卷。當有增補。特其稿未全。

濂溪門人

純公程明道先生顯

程顯字伯濟。世居中山。後徙爲河南人。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珣。太中大夫。踰冠中進士第。調鄆縣主簿。改上元縣。盛夏隄決。法當言之。府言之。漕司然後興作。先生曰。若是。苗稿久矣。竟發民塞之。歲乃大熟。上元當水運之衝。設營以處病卒。至者輒死。先生曰。病者給券而後得食。待食數日。笑而不死。乃白漕司。預貯米營中。死者減半。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始至邑時。見持竿以黏飛鳥者。取其竿折之。自是鄉民子弟不敢復蓄禽鳥。其不嚴而令行如此。移晉城令。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雖至賤之物。價必騰湧。先生度所需。使富室預儲以待。及期定價買之。貧富咸利。縣庫有難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私。請一切不問。先生視民如子。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先生從容理其曲直。無不釋然。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嫠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

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年，民無強盜及鬥死者。秩滿，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或詢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勿革者也。熙寧初，用呂正獻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每召見，從容咨訪。將退，則曰：卿可頻來求對，欲常相見耳。一日議論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始退，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務以誠意感動人，主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前後進說，未有一語及於功利。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先生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新法既行，先生言智者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就使微倖小成，而與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先生固辭，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奄人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天方大寒，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先生曰：彼逃死自歸，勿納必亂。卽親往啓門，約少休三日。後役衆嘯呼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退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先生聞之，笑曰：彼方憚我，故爲是言也。果不敢訴。曹村堤決，先生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請以廂兵見付，事或可集。渙以鎮印假之。先生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耳。先

生募善泗者，銜細繩以渡決口，得引大索，兩岸並進，數日而合。遷太常丞，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先生捕得一人，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但使分地挽舟，督察作過者，其患始息。水災請發粟，司農遣使閱實，鄰邑多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先生請貸不已，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司農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以戶之高下，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已。奄人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張甚，諸邑供帳，惟恐得罪。至扶溝，主吏以告，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中正亦憚之，不敢入境。有犯小盜者，先生諭而遣之，再發盜謂其妻曰：我與大承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己坐逸獄，責監汝州酒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年五十四。先生資性過人，而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正叔，聞汝南周茂叔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文潞公探衆議而爲之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百家謹案：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占啓文明之運。逮後景德四年，慶歷三年，復兩聚。而周子二程子生於其間。朱子曰：元公不由師傅，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者，有程氏，遂廣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孔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此定論也。顧二程子雖同受學濂溪，而大程德性寬宏，規模闊廣，以光風霽月爲懷。二程氣

質剛方文理密察以削壁孤峯爲體其道雖同而造德自各有殊也。

識仁篇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侍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橫渠西銘。舊名訂頑。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劉蕺山曰。程子首言識仁。不是教人懸空參悟。正就學者隨事精察力行之中。先與識個大頭腦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也。識得後。只須用葆任法。曰誠敬存之而已。而勿忘勿助之間。其真用力候也。蓋天理微妙之中。著不得一毫意見。伎倆與之湊泊。纔用纖毫之力。便是以己合彼之勞矣。安得有反身而誠之樂。誠者自明而誠之謂敬。者一於誠而不二之謂誠。只是誠此理。敬只是敬此誠。何力之有。後人不識仁。將天地間一種無外之理。封作一膜。看因并不識誠敬。將本心中一點活潑之靈。滯作一物用。胥失之矣。良知良能是本心。昏昧放逸是習心。向來不識此理。故種種本心爲習心用。今來既識此理。故種種習心爲本心轉。又何患不存之。又存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程子見道分明語也。乃先儒以爲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學者只合說克己復禮爲仁。周海門先生深不然之。以爲不識仁而能復禮。

者無有是處。極爲有見。而顧涇陽先生則云。學者極喜舉程子識仁。但昔人是全提。後人只是半提。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渾然與物同體。而遺却下句。此半提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不須二句。而遺却上句。此半提也。尤見衛道之苦心矣。

又曰。朱子謂程子識仁篇。乃地位高者之事。故近思錄遺之。然誠敬存之四字。自是中道而立。又曰。識仁一篇。總只是狀仁體合下來。如此當下認取活潑潑地。不須著纖毫氣力。所謂我固有之也。然誠敬爲力。乃是無著力處。蓋把持之存。終是人爲誠敬之存。乃爲天理。只是存得好。便是誠敬。誠敬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泥不須防檢窮索。則誠敬存之。當在何處。未免滋高明之惑。子靜專言此意。固本哉。

顧涇陽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始頗疑其爲贅。及觀世之號識仁者。往往務爲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誑己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爲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也。然後知伯子之意遠矣。

宗義案。明道之學。以識仁爲主。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其披拂於人也。亦無所不入。庶乎所過者化矣。故其語言流轉如彈丸。說誠敬存之。便說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說執事須敬。便說不可矜持太過。惟恐稍有留滯。則與天不相似。此卽孟子說勿忘。隨以勿助長救之。同一壅迹法也。鳶飛魚躍。千載且暮。朱子謂明道說話渾淪。然太高。學者難看。又謂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稍皆入禪學去。必

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此所謂程先生者。單指明道而言。其實不然。引而不發。以俟能者。若必魚筌兔跡。以俟學人。則匠羿有時而改變繩墨。率矣。朱子得力於伊川。故於明道之學。未必盡其傳也。

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解。必有事焉。此與明道識仁之意相合。正是把捉之病。忘是間斷之病。助是急迫之病。故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蓋存得好。就是誠敬。誠敬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外此而爲防檢窮索。便是人爲。未有不犯三家之病也。

百家又憶姜定庵先生希轍。嘗於其家兩水亭。問先遺獻學而時習之解。答云。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朱子曰。學之爲言效也。總是工夫之名。荀子所謂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皆是然。必有所指之的。則合其本體而已矣。明道之識仁是也。時習者。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助長也。明道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蓋其間調停節候。如鳥之肆飛。冲然自得。便是說也。

附百家求仁篇。孔門之學。莫大於求仁。求仁之外。無餘事矣。顧未知仁之奚若。於何求之。故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第仁道至大。無可名言。又非懸空想像可得。卽識仁篇所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雖其言仁大旨已盡。而在學者仍未易識。如何之爲渾然。如何之爲義禮智信。而爲

仁也。繼此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又是識後之工夫。其識前之工夫止於不須窮索句中帶補出存久自明句。而存之之道。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程子於識前識後俱以一存統之也。而先儒以爲此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然則爲淺學者。于何而可以識仁。仁不易。遽識。仍當於未識前思所以求之方。此朱史求仁篇之所由作也。夫天下沿流而不獲者。則當溯其源。求仁之言出於孔子。則當還自孔子之言。仁者以求之。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禮天則也。攝心之規矩也。心不踰乎矩。而有仁者乎。此以禮求仁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朱子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此以敬恕求仁也。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此言願行。願言心存乎慥。慥而不自知其緘默以求仁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曰先難而後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以仁者之心。胞與爲懷。自強遠利。無在而不存。以求仁也。子貢問爲仁。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求仁於友輔者也。子張問仁。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此求仁於感應者也。其在人而直與之以仁者。於徵箕比干。則曰殷有三仁。于伯夷叔齊。則曰求仁而得仁。蓋五人迹雖不同。俱能以此惻怛之苦心。懇摯婉轉。於倫類間。而克全其至性者也。于顏子曰三月不違。與其不遷不貳。復理而庶幾也。于管仲曰如其仁。就其功亦可稱也。至於仲弓。可使南面矣。子路。可使治賦矣。冉有。可使爲宰矣。子華。可使掌朝會矣。皆曰不知其仁。不欲以才混德也。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曰未知焉得仁。不可以一節概生平也。宰我之食稻衣錦。季氏之舞佾歌雍。直斥之爲不仁。惡忘親嚴犯分也。慨好仁惡不仁之未見。中心安。

仁者天下一人言夫全德之難其人也。一日用力力無不足。我欲仁。仁斯至。言夫奮往之當決其機也。其他如仁者不憂。仁者有勇。觀過知仁。殺身成仁。仁者靜。仁能守。立人達人。能好人。能惡人。無終食之間違仁。力行剛毅。木訥近仁。亦既詳矣。而後儒則以爲聖人之言仁雖多。究未曾正定說出。使學者有畫一可由之路。于是紛紛各立宗旨。以矜獨得。一似乎孔子有漏義。乃賴後儒之補救也。曾不知聖人之言。如詔入室。學者得門。八面皆可入。况於哀公問政之對。昭然已直揭其體。實指其功。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此聖人爾后之告。實爲言仁之宗主。當時之人。孰不知之。惟以聖門有此一言爲之主。故其餘之言。皆可因人隨事以指點。總不失斯言之會歸耳。試以證之。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親親。仁也。仁之實。事親是也。孔孟之言。仁如出一口。奈何不察。後之君子。謂吾性中。曷嘗有孝弟來。而反以孝弟也者。爲仁之本。故解作好仁之本。明自背於孔孟。與總之後。儒謂性生於有生之初。知覺發於既生之後。性體也。知覺用也。性公也。知覺私也。不可卽以知覺爲性。愛親敬長。屬乎知覺。故謂性中無孝悌。而必推原其上一層。不知性雖爲公共之物。而天命於人。必俟有身。而後有性。吾身由父母而生。則性亦由父母而有。性由父母而有。似屬一人之私。然人人由父母而有。則仍是公共之物。夫公共之物。宜非止以自愛其親。然人人之所以自愛其親。正以見一本大同之道。所以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謂之天經者。蓋以此愛親之心。具自孩提之童。不學不慮。一本乎天。乃吾良知良能之知覺。卽性體也。及長而知敬兄者此也。忠君者此也。勇戰者此也。仁民愛物者此也。無二心也。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猶謂孝弟之非仁。乃藐之而他是

求邪。且佛氏之言性，何嘗不精，所以爲異端者，正以不就人言性，求性於父母未生前，合含生整動，以爲本覺，於是其視父母也甚輕，害道之大全在於此。孔子言性，止就人而言，故孟子道性善，亦曰人無有不善，不合牛犬於內也。言仁，則曰親親，以無父母卽無此身，父母卽天地，吾與父母因結而不可解之心，不知其所自來，此天然之至性，乃所謂仁也。釋儒之界限，惟此。吾儒胡爲而復墮其霧乎？王塘南曰：聖學主於求仁，而仁體最難識，若未能識仁，只從孝弟上懇惻以求盡其力，當其真切於孝弟時，此心油然而藹，然而不能自己，則仁體卽此可默會。先遺獻曰：人生墮地，分父母以爲氣質，從氣質而有義禮，則義理之發源在於父母，人能事以父母爲心，便是天理，便是仁也。嗚呼！孔孟求仁之學，惟塘南與先遺獻可謂撥雲霧而睹青天矣。楊開沅謹案：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卽大學格物之物，所謂有物有則也。此道與物無對，卽大學中庸必慎之獨，天命之性體也。惟萬物皆備於我，所以同體推而放之四海而準，所以無對。

定性書

百家謹案：橫渠張子問於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先生因作是篇。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己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

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昭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違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百家謹案：先生他日又曰：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劉蕺山曰：此伯子發明主靜立極之說，最爲詳盡而無遺也。稍分六段看，而意皆融貫，不事更端，亦不煩論解。今姑爲之次第，首言動靜合一之理，而歸之常定，乃所以爲靜也。是內非外，非性也。離動言靜，非靜也。天地之常以下，卽天地之道，以明聖人之道，不離物以求靜也。人之情以下，言常人之情，自私自用智，所以異於聖人，而終失其照物之體也。易曰：以下，又引大易孟子之言，以明自私自用智之必不然也。聖人之喜以下，又卽聖人應物之情，以明外物之不足惡，而夫人之情以下，又借怒之一端，於極難下手處，得定性之法。如此，又以見外物之不足惡也。合而觀之，主靜之學，性學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常寂而常感，故有欲而實歸于無欲，所以能盡其性也。常人離寂而事感。

離感而求寂。故去欲而還以從欲。所以自汨其天也。主靜之說。本千古秘密藏。卽橫渠得之。不能無疑。向微程伯子發明至此。幾令千古長夜矣。

百家謹案。性無內外云者。羅整菴云。內外只是一理也。情順萬物而無情者。先遣獻云。此語須看得好。孔子之哭顏淵。堯舜之憂文王之怒。所謂情順萬物也。若是無情。則內外兩截。此正佛氏之消煞也。無情只是無私情。如下文聖人之喜怒。以物之當喜怒。而無自私自用智之喜怒。

百家又案。嘉靖中。胡柏泉松爲太宰。疏解定性書。會講于京師。分作四層。一者天地之常心。普物而無心。此是天地之定。二者聖人之常情。順物而無情。此是聖人之定。三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此是君子之定。四者吾人第於怒時。遽忘其怒。觀理是非。此是吾人之定。吾人希君子。君子希聖人。聖人希天地。是日天下計吏。俱在京。咸會于象房所。約五千餘人。羅近溪耿天臺周都峯徐龍澗並參講席。莫不飽飮斯義。

語錄

詩書中凡有一個主宰的意思。皆言帝。有一個包涵徧覆的意思。則言天。有一個公共無私的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謂之天命。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常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在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疑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微上微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中庸言誠便是神。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冬夏寒暑陰陽也。所以運用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劉蕺山曰。神更不說體。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神無方。化之妙處。卽是。故以用言。

楊開沅謹案。誠便是神之體。但體物不遺。故不可以體言。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雖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劉蕺山曰。先升而後降。如何。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耳
成恆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劉叢山曰神化原是一箇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滅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質必有文自然之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理也

劉叢山曰一不獨立便是二不是一以生二正如月落萬川處處皆圓月本水之精卽水成象不是假象纔看是一箇隨看卻是千萬個千萬個卻是一個在天非一在川非萬一者是質萬者是文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有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卻只是性各正性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劉叢山曰說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不有道字幾落禪詮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

視聽思慮動作。天也。人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者。楊墨之類。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劉叢山曰。物有善惡。神無善惡。無善無惡。乃爲至善。吾輩時常動一善念。細揣之。終是多這念。有這念。便有比偶。有比偶。便有負勝。譬如一疋絹。纔說細。便有麤者形他。又有更細者形他。故曰。毛猶有倫。○盈天地間。皆道也。學者須是擇乎中庸。事之過不及處。便是惡事。則念之有依著處。便是惡念。擇善卻不在事上。直證本心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劉叢山曰。溯流尋源。其必由學乎。學者但養得未發之中。思過半矣。

嘗論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至誠。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亦可了。昔在長安倉中間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尙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劉叢山曰。把捉正是障。

人心不得有所繫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
有諸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曰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切脈最可體仁。

劉蕺山曰。脈脈不斷。正此仁生生之體。無間斷。故無痿痺。一斷便死了。不仁者。如卽子所謂不知死過
幾萬遍。卻是不曾生一般。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
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一離多端。而求之自外
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求仁之方也。醫書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
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也。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意周流而無間斷。卽未發之喜怒哀樂是也。遇有感觸。
忽然迸出來。無內外之可言也。先儒言惻隱之有根源。未嘗不是。但不可言發者是情。存者是性耳。
擴充之道。存養此心。使之周流不息。則發政施仁。無一非不忍人之心矣。政又案。但不可言發者是
情。存者是性。二句。一時恐未必得解人。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不學便老而衰。

百家謹案先遺獻每道此語且云體驗實然。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此下有明道見謝子記問一條今移爲附錄。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曰仁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淳於髡先名實者爲人後名實者自爲卽此也戰國儀秦鬼谷凡言功利者莫不出此二途楊墨是其發源處故孟子言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遂成戰國之亂害事謂凡人所行害政謂各國所爲若是推其流弊恐其後來何以言盈天下乎無父無君之禍正是指當時而言也朱子言無君只是潔身自高天下事教謹理會無父以其枯槁淡泊其孝不周據如此言卽有之亦是一身一家之事孟子何至痛切如此揚子雲謂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真是夢語楊墨之道至今未熄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愚以爲佛氏從生死起念只是一箇自爲其發顯度衆生亦卽是一箇爲人何曾離得楊墨窠臼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與儒門那一件

不是自爲爲人。自古至今。只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朱子言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豈其然哉。孟子方痛其不能滅息。而以口舌爭之。所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庶幾望之後人之能言距楊墨者。正是言其久亂而不治也。

觀難難可以觀仁。

劉蕺山曰。豈惟難難。盈天地間。並育並行。莫不足觀仁。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哉。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仁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不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

劉蕺山曰。仁者人也。識得此理。存之即是。若不識本來面目。強欲以人爲涖泊。則遠人爲道矣。敬卽念而存也。義卽事而存也。只此敬義工夫。便將天地萬物打成一片。都存在這裏了。方成其爲人。

楊開沅謹案。敬義立則與物同。卽物格也。仁者無對。卽慎獨而意誠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

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

劉蕞山曰。只是陰陽。

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劉蕞山曰。識得此意。方可言勿忘勿助。不然亦是說夢。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在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敬勝百邪。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卽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

劉蕞山曰。荀子二語並稱。亦見他請事斯語。分明篤恭。而天下平。氣象却嫌四勿。猶落聲臭。支離在。而象山又本程子之言。以推尊仲弓。不知孔子教人。何嘗不皆是天道。但不可得而聞耳。仲弓資性厚重。而用功於敬。至此夫子只是要打成他一片處。近乎一貫之呼矣。荀子雖未爲無見。抑亦佛老之學。卽是論性之解。此派相沿。誤盡後人。總之不識所爲天道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中心斯須不知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終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學在知其所有，又在養其所有。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

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則無間斷。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性豈有妄邪？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也。无妄震上乾下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

劉蕺山曰。此無欲學聖人之旨。

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塗。穿鑿繁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楊開沅謹案。敬以直內。卽忠也。義以方外。卽恕也。聖人亦止如是。所以云一以貫之。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先難克己也。

問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

百家謹案。此已便開王陽明宗旨矣。

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

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

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

此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生死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宗義案。父母全而生之原。不僅在形體。聞道則可以全歸矣。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人。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九思各專其一。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爲正物。是二本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命可也。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劉叢山曰。便說樂道。亦是只看道是何等物。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告神宗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百家謹案。此卽是欲立欲達之體。

知至則使意誠。若有知至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幾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豁然無疑。止此理耳。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卽生是也。更

無別理。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性靜者可以爲學。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務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汜濫無功。

興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非所用力。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不哭的孩兒誰抱不得。

自舜發於畝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耍熟也須從這裏過。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只是守。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於斷論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千百尺習。

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是栽培之意。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梓材講案原本下有二條今移爲附錄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

楊開沅謹案。此卽意也。卽獨也。卽良知之本然。物之當格者也。陽明叢山乃爲道破耳。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千百。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言者。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卽此是學。

劉戴山曰。正是要字好。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解。必有事焉。引此當寫字時。橫一爲學之心在內。則事與理二。便犯正之爲病。更轉一語曰。正是要字好。

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須是聽其言也。厲。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耳。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百家謹案。此則未免說得太高。人與物自有差等。何必更進一層。翻孟子案。以蹈生物平等。撞破乾坤。只一家禪詮。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

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事業，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須與放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爲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贊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言體天下之化，已賸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楊開沅謹案：若別有天地，則不可謂獨矣。故曰：仁者與物同體。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楊開沅謹案：參贊皆是同體中事。如人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不可謂耳有助於目，足有助於手。總是一箇誠耳。若手足痿痺，便是不仁矣。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耳。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尙差池者。蓋爲昔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便休信此說。蓋前曰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爲有助。前曰思慮紛擾。又非禮義。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卻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槁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直截也。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觀天地生物氣象。

息止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只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的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卻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

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歉少。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惟不動。感便感。非自外也。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心要在腔子裏。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腔子指身也。此操存之法。愚則反之曰。腔子要在心裏。今人大概止用耳目。不會用心。識得身在心中。則髮膚經絡皆是虛明。佛氏有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何處容其出入。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學始於不欺暗室。

楊開沅謹案：純公處處提倡慎獨，不待菘山也。

風竹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善行，莫非所過之化也。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學者今日無可添，只有可減。減盡便沒事。

大凡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像所見而已。智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惟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爲

東，以西爲西。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

此大，不爲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覺悟便是信。

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

須是大其心使開闢。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

克勤小物最難。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凡學之難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自不足也。譬如一物懸之室中。苟無所依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摹摸他道理。只爲自家內不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便借他的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卽事盡。天理便是易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只此喪志也。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李願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謂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矣。

惟善通變，便是聖人。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的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的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只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至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贖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在之也，亦須且慙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後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源也。

涵養到著落處，心便清明高遠。

人雖睡著，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

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百家謹案：樂記已有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先生始發，越大明於天下。蓋吾儒之與佛氏異者，全在此二字。吾儒之學，一本乎天理，而佛氏以理爲障，最惡天理。先生少時，亦曾出入老釋者幾十年，不爲所染，卒能發明孔孟正學於千四百年無傳之後者，則以天理二字立其宗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真譬如間視世之仁義者，其煦煦子子，如匹

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緣何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卷十四

明道學案下

陳治法十事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通乎物理。二帝三王之盛。曷嘗不隨時因革。稱事爲制乎。然至於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理之所不可易。人之所賴以生。則前聖後聖。未有不同條而共貫者。如生民之稱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故後世盡其道。則大治。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顧忘其實。此固末世陋儒之見。誠不足以進於治矣。然儻謂今世人情已異於古。先王之迹。必不可復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獨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未有不須師友而成其德者。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受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不著。而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修百度而理萬化也。唐存其略而紀綱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鬱而未興。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之常產。以厚其生。經界必正。井地必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尙存口分授田之制。今益蕩然。富者田連阡陌。跨州縣。而莫

之止。貧者日流離餓殍而莫之卹。倖民猥多。衣食不足。而莫爲之制。將生齒日繁。轉死日促。制之道所當漸圖。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鄴遂以聯屬統治其民。故民安於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自然。行之則效。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學校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者也。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舉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驍兵耗國力。匱國財極矣。禁衛之外。不漸歸之于農。將大貽深患。府史胥徒之毒徧天下。而目爲公人。舉以入官。不更其制。何以善後。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國有三十年之通餘。九年之食。以制國用。無三年之食者。則國非其國。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勸。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一遇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當何以處之。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俾公私交務於儲餘。以豫爲之備。未可以幸爲恃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游食。不可贊度。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宜酌古變今。均多卹寡。漸爲之業。以振救其患。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列之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夫是以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也。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取之無節。用之不時。林木焚赭。斧斤殘傷。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殘耗竭。而侵尋不禁。宜修古虞衡之職。使將養之。以成變通長久之利。古冠婚喪祭。車服器用。差等分別。莫敢逾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尙。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

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詐度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大亂之道也。因先王之法。講求而損益之。凡此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然是特其端緒。必可施行之驗也。云爾。如科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必稽之經制而合。施之人情而安。惟聖明博擇其中。

百家謹案。先生所上神宗陳治法十事。觀其文彩。似乎不足。案其時勢。悉中肯綮。無一語非本此中至誠之流露也。此真明體益用之言。胡敬齋曰。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之掌。惜惑於王安石而不能也。

附錄

先生數歲卽有成人之度。賦酌貪泉詩。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已見志操矣。

十五六歲。與弟伊川受學於濂溪。卽慨然有爲聖賢之志。嘗自言。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意。明道作縣。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云。顯每日嘗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濟所使人不欺。放假之耳。師宰之相信如此。

伊川曰。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濟亦然。往在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顯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

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容。先生爲御史時，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天下咸稱允當。熙寧五年，太中公告老而歸。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家數清窶，僦居洛城，殆十餘年。與弟從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爲事。士大夫從游者盈門。自是身益退，位益卑，名益高於天下。

梓材議案：原本有「明道見上稱介甫之學，與神宗同安石之學二條，今移入荆公新學略」。

王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遂不附己者，而獨不怒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也。

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通變，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愎，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此之甚也。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去官。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

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在瀘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

張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孔子爲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息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口不然。

先生謂學者曰。賢者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見理後食開放。不開放只是守。開又近放倒。故有禮以節之。守幾於不自在。故有樂以樂之。樂卽是放開也。

梓材講案前二語。梨洲原本所有。下移上蔡語錄以足之。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卻記得許多。謝子不覺面赤身汗。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

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心也。

程氏遺書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濫，亦自爲害。故先生嘗教謝良佐曰：賢讀書，慎不要循行數墨。

又曰：良佐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之，謂曰：玩物喪志。

上蔡曰：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又曰：昔伯淳先生教子，只管看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卻是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劉立之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盡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某問以臨民，曰：使民各輸其情，又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又曰：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童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

范滄夫曰：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

梓材譚案：梨洲原本，此條作陳忠肅公瓊，嘗作責沈文，遂其姪孫淵，幾叟云：葉公沈諸梁問孔子于子路，玉自是以來，嘗以憲陋自愧一大段，今以其文與陳鄴諸儒學案覆出，以其前三十六字併入丁齊附錄，而僅留范公二語于此。

邵伯溫曰：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爲留守，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官，會以檄

來舉哀於府。既罷，謂康公之子兵部宗師曰：「顯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譴官，顯獨除監司，顯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爾。」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爲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范滂、朱公揆、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年四十，而其言益驗，故表而出之。

侯仲良曰：朱公揆見明道於汝州，歸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劉左司曰：誠意積於中者，既厚，則感動於外者亦深。故伯溫所在臨政，上下響應。補

震澤記善錄曰：明道云：才說明日便是悠悠窮經進學，須是日就月將。補

呂氏童蒙訓曰：明道先生言人心不同如其面，不同者皆私心也。至於公則不然。補

張橫浦曰：明道書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勸之芟之，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唯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補

又曰：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予有一事，可實其說。游定夫訪龜山，龜山曰：「公適從何來？」定夫曰：「某在春風和氣中坐三月而來。」龜山問其所之，乃自明

道處來也。試誦泳春風和氣之言，則仁義禮智之人，其發達於聲容色理者，如在吾目中矣。補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案程氏答張氏論定性，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當在外時，何者爲內？天地普萬物而無心，聖人順萬事而無情，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有爲爲應迹，明覺爲自然，內外兩忘，無事則定。定則明，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皆老佛語也。程張攻斥老佛至深，然盡用其學而不知者，以易大傳誤之，而又自於易誤解也。粹材案：謝山注云：蓋指无思无爲諸語。子思雖漸失古人體統，然猶未至此。孟子稍萌芽，其後儒者則無不然矣。老佛之學，所以不可入周孔之道者，周孔以建德爲本，以勞謙爲用，故其所立能與天地相終始，而吾身之區區不豫焉。老佛則處身過高，而以德業爲應世，其偶可爲者，則爲之所立未毫髮，而自夸甚於邱山。至於壞敗喪失，使中國胥爲夷狄，淪亡而不能救，而不以爲己責也。嗟夫！未有自坐老佛病處，而辨老佛以明聖人之道者也。補

呂子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人氣象。補

胡敬齋曰：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精盡。

又曰：明道才大德盛，當時入朝建言，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於掌，惜乎神宗惑於王安石功利之言，而不能用於當時。神宗甚欲有爲，亦甚聰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動了。明道雖去，神宗眷眷懷之，安石亦言感公誠意，當時被張天祺等攻激太過，遂不能從，故明道深惜此機會，以爲兩分其罪。

羅整菴曰：張子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是將理氣看作二物，其求之不爲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

性命自然之理也。嘗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剔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於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於多說，未有歸一之期也。

高景逸曰：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識得禪弊真。

又曰：大學者聖學也，中庸者聖心也。匪由聖學，寧識聖心。發二書之秘，教萬世無窮者，先生也。濶乎微乎，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爲何物矣。不識天理，不識性爲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唐一菴曰：明道之學，嫡衍周派，一天人，合內外，主於敬而行之，以恕明於庶物，而察於人倫，務於窮神知化，而能開物成務，就其民生日用，而非淺陋固滯，不求感而物應，未施信而民從，筮仕十疏，足以占王道之端倪，惜早世，未極其止。

百家謹案：伊川之表先生墓，謂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於千四百年後，之一人而已。自斯言出，後人羣然無異辭也。而要識先生之所以爲真儒，千四百年後之一人者，何在。蓋由其學本於識仁，識仁斯可以定性，然仁果何以識。先生曰：存久自明，則存養之功爲要也。先生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先實有諸己，只要義禮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又曰：學以知爲本，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又曰：悟則一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已得後，無不是此事也。夫曰存久自明，曰先實有諸己，將經義只爲栽培，曰學以知爲本，曰悟將論先生之學者，又疑爲禪矣。不知儒釋之辨，只在有理與無理而已，非必凡內求諸己，務求自得者，便是禪。懵懂失向，沿門乞火者，便

是儒也。先生自道天理二字，是我自家體貼出來，而伊川亦云：性卽理也。又云：人只有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兩先生之言，如出一口。此其爲學之宗主，所以克嗣續洙泗，而迥異乎異氏之滅絕天理者也。至於先生之德性和粹，劉安禮謂從先生三十餘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而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及兵刑水利之事，無不悉心精練，使先生而得志，有爲三代之治，不難幾也。顧裕陵亦有意於先生，而不容於安石之褊拘，且年壽亦不永。富鄭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之人也無福，信哉。

明道學侶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別爲伊川學案。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別爲橫渠學案。

侍講呂元明先生希哲別爲榮陽學案。

明道同調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恭簡王彥霖先生巖叟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明道門人 濂溪再傳

博士劉質夫先生絢

校書李端伯先生顥 並爲劉李諸儒學案。

監場謝上蔡先生良佐 別爲上蔡學案。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別爲龜山學案。

文肅游鷹山先生醉別爲鷹山學案。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宗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正字呂藍田先生大臨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侯荆門先生仲良

承議劉先生立之

學士朱先生光庭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簽判田先生述古別見安定學案。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別見伯源學案。

博士蘇先生昞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尙書邢和叔恕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明道私淑

靳先生裁

靳裁之，穎昌人。少聞伊洛程氏之學，胡文定入太學時，以師事之。參姓譜。

靳先生語

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不所至矣。補

忠肅程了齋先生。璣。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靳氏門人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明道續傳

莊靖李鶴鳴先生俊民

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少得河南程氏之學。金承安中。以經義舉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歸。教授鄉里。其於理學淵源。冥搜隱索。務求根據。金源南遷後。隱崧山。再徙懷州。俄而隱西山。旣而變起倉猝。人服其先知。先生在河南時。隱士荆先生者。授以皇極數學。時知數者無出劉秉忠右。亦自以爲弗及。世祖在藩邸。以安車召至。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遣中貴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及卽位。其言始驗。而先生已卒。年八十餘。賜諡莊靖先生。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郝陵川爲明道伊川兩先生祠堂記云。泰和中。鶴鳴先生得先生之傳。又得邵氏皇極之學。廷試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鄉曲。故先生之學復盛。鶴鳴澤州人。澤州學者。多原於明道。所謂先生之學。蓋謂明道也。

卷十五

伊川學案表

程頤	子端中	孫瞭	別見和靖學案
明道弟 安定濂溪門 人	劉絢	並爲劉李諸儒學案	
	李籲	別爲蔡陽學案	
	呂希哲	別爲上蔡學案	
	謝良佐	別爲龜山學案	
	楊時	別爲龜山學案	
	游酢	別爲龜山學案	
	呂大忠		
	呂大鈞		
	呂大臨	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尹焞	別爲和靖學案	
	郭忠孝	別爲兼山學案	

王頌 別爲震澤學案。

周行己

許景衡 並爲周許諸儒學案。

田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卻伯溫 別見百源學案。

李朴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范冲 別見華陽學案。

蘇炳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楊國寶 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蕭楚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陳淵 別爲默堂學案。

羅從彥 別爲豫章學案。

楊迪 別見龜山學案。

呂義山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又二十九人見劉李諸儒學案
又九人見周許諸儒學案

私胡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陳壘

鄒浩 並爲陳鄒諸儒學案

趙霽

張輝

蔣元中

蔡元康

潘安固 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劉子翬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羅靖

羅棟 並見和靖學案

劉肅

張特立

李簡

趙復 別見魯齋學案。

並伊川續。

司馬光

別爲涑水學案。

呂公著

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韓維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並伊川講友。

張載

別爲橫渠學案。

朱長文

別見泰山學案。

范祖禹

別爲華陽學案。

方元案

孫嘉 別見震澤學案。

父峻
並伊川學侶。

曾孫 未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曾孫 壬

曾孫 禾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伊川學案上

祖望謹案。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則洛學之統。且中衰矣。荊山先生嘗曰。小程子大而末化。然發明有過於其兄者。信哉。述伊川學案。梓材案。伊川先生爲安定大弟子。謝山于安定學案序。錄已及之。而其于濂溪亦不可謂非及門也。又案。謝山學案。劉記云。小程子。學者初稱廣平先生。後居伊陽。始稱伊川。

胡周門人

程頤

程頤字正叔。河南人。明道先生之弟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胡安定瑗試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得先生論。大驚。延見。處以學職。同學呂原明希哲。卽以師禮事之。治平熙寧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溫公光呂申公公著共疏。上其行義。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赴闕。擢崇政殿說書。奏言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自然變化。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言邇英閣迫隘。乞就崇正延和殿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先生曰。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仁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

畢章句入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嘆服。先生容貌莊嚴。於上前不少假借。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或謂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執。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上在宮中。湫水避蟻。先生聞之。問曰。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講書有容字。哲宗藩邸。嫌名。中人以黃綾覆之。講畢。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當因事用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呂申公范堯夫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而嘆曰。真侍講也。士人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方是時。蘇子瞻軾在翰林。有重名。一時文士多歸之。文士不樂拘檢。迂先生所爲。兩家門下。迭起標榜。遂分黨爲洛蜀。會帝以瘡疹。不御經筵。先生曰。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宰相始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爲五鬼之魁。當放還田里。遂出管句西京國子監。屢乞致仕。董敦逸以爲怨望去官。紹聖間。黨論削籍。竄涪州。徽宗卽位。移峽州。復其官。崇寧二年。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誠行惑亂衆聽。而尹惇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四方學者猶相從不舍。先生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

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曰。道著用便不是。先生爲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疏通簡易。不爲矯異。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此出。謗者之口。尹和靖辯之明矣。衣雖布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致養其父。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黨八十餘口。其接學者以嚴毅。嘗瞑目靜坐。游定夫楊龜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顧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明道嘗謂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語錄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

天地之化。既是兩物。必動己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使其齒齊不得。齒齊旣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

楊開沅謹案。此卽天地之氣。有過不及。而人性之所謂相近。亦因之。若動而齊。則無過不及。便是有心。有心則有爲。有爲則有己。而人性亦不必云相近矣。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楊開沅謹案。此則天地之中氣。所以萬古不易其大常。而人性之所以善也。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札木。非也。兩物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

無一物無陰陽。

葉六桐曰：木石中火，因鑽擊而始出，非木石中本有火也。然謂木石無火，則鑽冰擊土，何以火不可得。學者須具可鑽可擊之質。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之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耳。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關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常關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若謂既反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復何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闔關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爐，何物不銷鑠。

楊開沅謹案：往來屈伸是氣，往而必來，屈而必伸，處是理。其實離氣無從見理，以爲有前後際，便不是。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中是也。

楊開沅謹案：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中，易以不字便不是。

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像。曰：當中之時，耳。

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謂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物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以靜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便道是好，物之惡，便道是惡，物之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是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也，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裏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難處，學者莫若且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

劉蕺山曰：未發前謂之靜否。曰：非也。謂之中。○先生於動字靜字，下不得一穩實字。一則曰：最難。再則曰：難處總是教人莫站足在動靜上。又曰：思即是已發，非也。思正是未發，爲是已發，未發屬動，已發屬靜。然總是一箇，故著不得偏屬字。

楊開元謹案：不出來處，即是未發。愈知前云不發謂之中之非。

季明曰：平常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

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黠續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粹材謹案：梨州原本，此下有論動靜之際一節，今移入和靖學案。

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又門人有逐物，是心之逐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又言未感時，知心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道，敬以直內也。

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

百家謹案：運用處固是意，正惟以意爲心之主宰，故能運用全屬不得意爲心之所發也。卽先生有心而後有意之言，亦不屬意於已發說，甚長。詳明儒叢山學案。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是坐禪入定。如明鑒在此，萬物畢照，是鑒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

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涸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便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之爲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是皆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除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人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百家謹案。前言虛實重虛字。此言虛實重實字。所謂得主則頭頭是理。橫說豎說。只是一理。或謂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宗廟則主敬。朝廷則主莊。軍旅則主嚴。此是也。若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卻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嘗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像。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有形像。若愚

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嘗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則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可大驗。要之聖賢不能害心疾。其他疾却未可知。他臟腑只爲原不曾養。養之卻在修養家。

百家謹案。能養身則德潤。身心廣體胖。他臟腑似無所不養。

問日中所不欲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的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是心志不定。操守不固。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劉蕺山曰。病由自病。醫由自醫。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則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舍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其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見。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百家謹案以心使心一語似未安一心聽便一心使心是一人有二心矣不若云心未能定聽其自由便放去也

氣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在有所帥也

劉蕺山曰不是兩樣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天地間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稟是氣以生心即氣之靈處所謂知氣在上也心體流行其流行而有條理者即性也猶四時之氣和則爲春和盛而溫則爲夏溫衰而涼則爲秋涼盛而寒則爲冬寒衰則復爲春萬古如是若有界限於其間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見見之於氣性不可見見之於心心即氣也心失其養則狂瀾橫溢流行而失其序矣養氣即是養心然言養心猶覺難把捉言養氣則動作威儀且晝呼吸實可持循也佛氏明心見性以無能生氣故必推原於生氣之本其所謂本來面目父母未生前語言道斷心行路絕皆是也至於參話頭則墜過其氣使不流行離氣以求心性吾不知所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也

楊開沅謹案氣有善不善此是伊川先生分氣質義理爲二性之根從此無往不與孟子異矣夫人生也直如其本然而勿襲取助長以害之便爲善養豈因其不善而養之使善哉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舍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楊開沅謹案。二者只分生熟。非有異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言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不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肢。四肢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肢。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得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卻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倫理也。既造倫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人道。亦可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卻仁與聖兩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卽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於人者哉。如止曰。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縱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道。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

敬幣之末將者也。恭敬雖因威儀而後發見，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之於己，然後謂之德。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奉侍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

宗義案：此卽涵養用敬進學致知宗旨所由立也。然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仍是舍敬無以爲義，義是敬之著，求是義之體，非有二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習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何如，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百家謹案：配義與道一段，師說云：正釋上段氣之所以塞於天地之故，言此氣自能有條理而不橫溢，謂之道義流行之中有主宰也。若無此主宰，便不流行，則餒而不與天地相似，豈能充塞哉？石渠言若無義道，雖欲行之而氣自餒矣，是也。

楊開沅謹案：伊川之說，理氣分而爲二，師說理氣合而爲一，不同處只在此。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

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義。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必有事焉。正是存養工夫。不出於敬。伊川云。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見一箇物。如卓爾躍如是也。又云。必有事。雖不出於敬。然不曰敬。而曰有事者。程子曰。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蓋有事而始完得一敬。誠中形外。敬是空明之體。若不能事。事則昏暗。仍屬不敬。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是一串工夫。須用善看。故又曰。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人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劉蕺山曰。易言敬義。此却代之以致知。皆是不孤之學。此程門口訣。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百家憶江定菴先生問知之爲知之章。先遺獻曰。有知不有知。此麗物之知。動者也。爲知之爲不知。此照心也。麗物之知。有知有不知。湛然之知。則無乎不知也。子路認此麗物者以爲知。則流入於識神邊去。此毫釐千里之差。夫子一口道破。點鐵成金矣。若云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夫子豈向多寡上分疏。所謂麗物之知。湛然之知。卽此聞見之知。德性之知也。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是光照。

問忠信敬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強。且憑他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能行事。若不知。只是覷了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容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放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怎生得行。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循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深。向親見一人。曾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旁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便是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劉蕞山曰。古人只說真知。便穩似良知。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其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於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得之於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

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則被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有箇私心。只一點義氣。能得幾時了。

宗義案。伊川先生已有知行合一之言矣。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悼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尙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尙隱逸不仕。如此人。則做效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尙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是不知道也。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而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容容作聖。纔思便容。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才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則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思曰。容思慮久。後容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只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百家謹案釋氏止於一件上口取決不他換。

孔子曰根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臭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則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慾曾子之三省窒慾之道也人思如泉湧汲之愈新。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百家謹案深思之久方能於無思無慮忽然撞著學者先要會疑。

顧謹案王陽明先生曰古之君子唯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唯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辨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發揮先要會疑之旨最爲精切。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此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氣血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心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要真得直是體會。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而遷。迷而不悟。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顧諟謹案。此伊川先生格物宗旨。認得宗旨。都放過不得。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矣。窮其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物格者。適道之始。與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宗義案。收其心而不放。即是敬。朱子掇敬於格物之前。已失伊川之旨。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是格一物而萬物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能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

劉蕺山曰。所謂今日一件。明日一件。蓋指上講明義理三項而言。亦須格在吾身上。後人引爲話柄。過矣。

姜定菴曰。若格得大頭腦處。則萬物自知。以物異而理同也。

間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知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

件事終思不到也。知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強也。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鄴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人患事繁思慮蔽，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

姜定菴曰：所以貴識大頭腦。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預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莫貴於自得，非在外也。故曰：自得。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之於仲尼，得他言語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只個怎生是怎。

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梓材講案原本此下有謝良佐與張輝說一條。今移入上蔡學案。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忙迫。

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逶迤。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卻做一場說話。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爲。然游夏一言一事。卻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小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子說金。說黃色堅韌。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人。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較事大小。其究爲枉尺直尋之病。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螟蛉蝶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况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人於議論多欲己直。無涵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人強不得。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而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尙可蔽護。更滿則必出。皆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宗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多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元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強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謹者。只益恭。便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謙卑。只益謙卑。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唯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粹材語案。原本此下有思叔語。謂僕夫一懷。今移爲附錄。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

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化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卽論才。大賢以上。卽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己之不能。何如。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恥之何如。亦曰勉之而已。人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百家謹案。離了陰陽更無道。此語已極直截。又云。所以陰陽者是道也。猶云陰陽之能運行者。是道也。卽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之意。所以二字要善理會。

神是極妙之語。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又語及太虛。先生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

問。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莫是上下一理否。曰。到這裏只是點頭。

百家謹案。生生之體。洋溢兩間。流行之機。通徹無礙。察者識之精。從教化而見川源。卽可從川流而見其畫一。聶雙江謂鳶飛魚躍。渾是率性全無一毫意。必程子謂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同意。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久。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乎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夫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動物有知。植物有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一。問喜怒哀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哀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有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的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言氣質之性也。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知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棟。梁若是毀。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是四者之心。或曰。人才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言之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凶歲而暴。豈才質使之然也。

百家謹案子劉子論語學案解性相近章性相近猶言相同言性善也聖人就有生以後氣質用事雜糅不齊之中指點粹然之體此無齋彼無豐但人生有氣質此性若囿於氣質之中氣質用事各任其所習而往或相倍蓰什伯千萬無算此豈性之故哉夫習雖不能不歧乎遠然苟知其遠而亟返之則逆者復歸於近卽習卽性性體著矣此章性解紛紛只是模一近字記云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此近之說也兩下只作一處看故曰夫道一而已矣千萬人千萬世較量只是一個若是彷彿相違便是善與利之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此個爭差些子不得今說習相遠亦只差些便了難說相近是一尺遠是尋丈如兩人面貌相像畢竟種種不同安得爲近且所謂近果善乎惡乎善惡混乎善只是一個惡亦是一個有善有惡便是天淵豈有善惡總在一處者如說惡則惡是一個如說無善無惡則近在何處蓋孔子分明說性善也說者謂孔子言性只言近孟子方言善言一只爲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分析後便令性學不明故說孔子言性是氣質之性孟子言性是義理之性愚謂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著性是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卽爲性也清濁厚薄不同是氣質一定之分爲習所從出者氣質就習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性也聖人正怨人混性於習故判別兩項分明若此曰相近云者就兩人尋性善相同也後人不解相近之說始有無善無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有善有不善之說至荀卿直曰惡楊子善惡混種種濫觴極矣

楊開沅謹案戴山云氣質就習上看則可若以氣質爲習所從出似不盡然胎教以前氣質由於習

既生以後。則有習由於氣質者。然究竟氣質由習而成者多。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也。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知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卻道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卻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亦有可移之事。

百家謹案。孟子云。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明言無不善之才矣。今夫麩麥播種。能抽芽發穗結實成熟者。其才也。就其中之生意爲性。蓋性之善。由才之善而見。不可言性善而後才善也。又惡可言性善而才有不善也。然而上知下愚。實不可移。將謂才無不善。降無爾殊乎。嗟乎。此從來言性學之葛藤。最難剖斷。於是後儒遂謂有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孔子之言。近言上知下愚。氣質之性也。孟子之言。善義理之性也。將一性歧而二之。不知性者。從氣質中指其義理之名。義理無氣質。從何托體。氣質無義理。不成人類。氣質義理一物也。卽一性也。試爲從本言之。易傳不云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自繼之而言。陰陽天命之流行。尙未著於人物。其時道體之冲和。於穆粹然。至善者也。及其有所賦予。或成而人。或成而物。就人之氣質。得陰陽天命之全。而性善焉。是性者。因氣質而有也。有是氣質。而後有是性。則性之善。亦因氣質之善而善之也。如將一粒麥種。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

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善氣質不善。然而知愚賢不肖。生來不等者。天命至精。著於生初。當其在胎之時。卽有習染。所以古人有胎教之言。如此麩麥落地。而有肥磽。雨露人事之不齊。說不得麩麥之性不同也。孔子言習相遠。習不僅在墮地之後。其在胎時。卽有習矣。總之於天命之性無與也。

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之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是非。皆是而非。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

劉蕺山曰。性卽理也。卽伯子所謂天理。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程子性卽理也之言。截得清楚。然極須理會。單爲人性言之。則可。欲以該萬物之性。則不可。卽孟子之言性善。亦是據人性言之。不以此通之於物也。若謂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便不是。夫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禽獸何嘗如是。如虎狼之殘忍。牛犬之頑鈍。皆不可不謂之性。具此知覺。卽具此性。晦翁言人物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不知物之知覺。絕非人之知覺。其不同先在乎氣也。理者純粹至善者也。安得有偏全。人雖桀紂之凶惡。未嘗不知此事。是惡是陷溺之中。其理亦全。物之此心已絕。豈可謂偏者。猶在乎若論其統體。天以氣之精者。生人。粗者生物。雖一氣而有精粗之判。故氣質之性。但可言物。不可言人。在人雖有昏明厚薄之異。總之是有理之氣。禽獸之所稟者。是無理之氣。非無理也。其不得與人同者。正是天之理也。

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百家謹案。心之爲物。靈明不測。出入之易。而保守之難。惟在操之有要耳。敬以直內。操之之法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形容舍則亡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道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個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曰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顧諱謹案傳習錄曰。心即理也。與心即道也。如出一口。陽明先生因後人求理於事物。故屢屢提撥此義。不知者遂駭爲特創耳。

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沖穆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

一段是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出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個塗轍。

楊開沅謹案。此段發明道器一貫。最爲明白。知此則理生氣。纔說性。便不是性。人性中曷嘗有孝弟來。皆頭上安頭。屋上架屋矣。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里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物來感於此也。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只是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凡物本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楊開沅謹案。大學物有本末。似兩段事。然合之。總完一至善。仍是一是也。卽云修齊治平是其然。格致誠正是其所以然。亦得。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而已矣。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的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的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亦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百家嘗憶姜定菴先生問孝弟爲仁之本。先遺獻曰。凡人氣聚成形。無一物帶來。而愛親敬長。最初只有這些子。後來盛德大業皆原於此。故曰仁之本。集註爲仁猶曰行仁。謂性中只有箇仁義禮知。易嘗有孝弟來。蓋以孝弟屬心心之上。一層方纔是性。有性而後有情。故以孝弟爲行仁之本。不可爲仁之本。李見羅道性編皆發此意。愚以爲心外無性。氣外無理。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蓋因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而後見其爲仁義禮智。非是先有仁義禮智而後發之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也。人無此心。則性種斷滅矣。是故理生氣之說。其弊必至於語言道斷。心行路絕而後已。程子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就謂孝弟不可爲仁之本與。養心莫善於寡欲。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劉蕺山曰。心齋又加箇有所見。

易之用二簋可用享。損者損過而就中。損乎末而就本。實者聖人以寧儉爲禮之本。故損發明其義。以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爲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爲僞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爲本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

饒字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公便道最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市於色。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然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體。如春和意思。何況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爲人處世間。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有疑病者。事未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羅事之端在心。皆病也。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視聽言動。非禮不爲。卽是禮。禮卽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理。無人欲卽是

天理。

顧諟謹案。傳習錄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即是日光之下。添然一燈。此有意爲善。亦是非理之旨。

敬卽便是禮。無己可克。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正是私心。

大而化。則己與理一。一則無己。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得攬他事。不能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者。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謂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百家謹案。孔子亦曰愛人。以愛爲仁。恐不在後人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自是無病。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卽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問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某謂仁者公而已矣。伊川曰。何謂也。曰。仁者能愛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

百家謹案。戴山語錄。惻隱之心。仁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說者以爲端緒外見耳。此中仍自不出來。與仁也。語意稍傷。不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說仁的一端。因就仁推義禮智去。故曰四端。如四體判下一般。說得最分明。後人錯看了。又以誣仁也。因以孟子誣中庸未發爲性。已發爲情。雖喙長三尺。向誰說。蓋子劉子意。以仁義禮智之性。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名。故惻隱卽仁也。時位有動靜。性體無動靜。非未發爲性。已發爲情。中和盡屬性也。情者性之情。不得與性對。此開關以來之特解。須細心體會。

仁則一不仁則二。

問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開闢。其意味有不可言述。竊有一喻。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店。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豈知爲族之兄耶。或告曰。彼之兄。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弟。公之族弟某人也。既歎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問學者須志於大。何如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於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則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旣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簣之時，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顧諱謹案：王陽明先生曰：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卽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卽客氣便消除。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責志立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粹材謹案：原本此下有謝良佐見伊川一條，并叢山語，今移爲附錄。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無咎也。

百家議案。閩林氏兆思專言良背之學。謂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卽良其背也。

良其所止其所也。良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矣。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唯使之各得其所而已。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梓材議案。原本此下有尹州曹請一條。今移爲附錄。

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快活。

顧諟謹案。中庸所謂無入不自得。論語所謂坦蕩蕩。孟子所謂不淫不移不屈。曾有絲毫窒礙否。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忘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嚴威儼恪。非持敬之道。然敬須自此入。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養。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個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白。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消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不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嚴肅整齊。則心便

一則自無非僻之於此意。但涵養久之。天理自然明白。

梓材謹案。原本此條自然明白下。有先生曰。初見伊川時。至有箇省覺處。一百四十三字。與百家案語。今移并和靖學案。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纔檢束則日就規矩。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忘敬而後無不敬。

劉蕺山曰。主一謂敬。心本有主。主還其主。便是主一。今日乃打破敬字。

居敬卽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太簡矣。然乃所以爲不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字矣。居敬則中心無物。是乃簡也。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禮。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涵養吾一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妄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爲過。眚旣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六二。不畊。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凡理之所當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爲者。乃妄也。故以畊穫菑畲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九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爲能順乎中正。乃无妄也。故極言无妄之義。畔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畲。不耕而穫。不菑而畲。謂不首造其事。而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爲。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菑是也。蓋畊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畲。是事理之當然耳。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爲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無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爲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也。聖人隨時而爲也。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是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應。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物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

葉六桐曰。權乃是一定不移之物。

問舜執其兩端。與湯執中如何。曰。執只是一箇。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孟子養氣一章。諸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見一箇物。如顏子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宗義案。伊川此段。與明道識仁之意相合。又曰。昔有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何處見得。周海門曰。何處見不得。此卽鳶飛魚躍。察乎上下之意。然非勿忘勿助。活潑潑地。如何見之。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爲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探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吾身。君子弗學。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語高則指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旨。涵蓄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

文字上無閒暇。終是少工夫。然思慮則儘不廢。於外事雖奔迫。然思慮儘悠悠。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却須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耳。如易繫詞。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繫辭。

解義理。若一面靠書策。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以誤人。

論語。孟子只詳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贖。只有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拘。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宗義案。橫看側看。面面皆山。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人往往見禮樂亡。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尹焞偶學虞書一條。今移爲附錄。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

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祿可趨。則所志可知。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向上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梓材議案。原本此下有伊川與和靖論義命一條。今移入和靖學案。又范淳夫之女及有患心疾二條。移爲附錄。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看。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必別。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有一物而可以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

人多言天地之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而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是似有箇規模。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語默猶晝夜。晝夜猶死生。死生猶古今。

靜中便有動。動中便有靜。

冬至一陽生。却須陡寒。正如欲明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至參錯。然一箇生殺升降之分。不可無也。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凡氣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大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胸中。這箇道理。在那裏放著來。天之賦與。謂之命。稟之在我。謂之性。見於事業。謂之理。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臟所感者。

大圭黃鐘。全沖和意。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闔得心胸。便可見。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子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

驚怒皆是主心不定。

忿寃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所以治怒。明理所以治懼。人患乎懼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思慮不得至於苦。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之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於冰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雜在心。心裏著兩件物不得。

百家謹案。養氣養心原是一事。分不得兩件。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如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泛然。正如游騎無所歸也。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淺近。莫非義理。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一條。其謝顯道習事業至且靜坐五十八字。移入上蔡學案。其伊川見人靜坐十一字。又游定夫問陰陽一條。並移爲附錄。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懈心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梓材誦案此下有尹彥明問於程子一條移為附錄。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以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

不應為總是非道。

只外面有些罅縫便走了。

九德最好。

存養熟然後泰然行將去。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只是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聖人責己感處多。衍責人應處少。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

少。消盡者是大賢。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

將以作亂。

今之學者歧而為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謂之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梓材誦案此下有蘇季明一條移入呂范諸儒學案。

學者多蔽於解釋註疏。不須用功深。

學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者得之。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沿革。

門人有言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居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自無辱矣。以富貴爲賢者。不欲却反人情。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於一道中別出。誠然後敬。未及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劉蕢山曰。無妄亦無誠。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真養。然同歸於誠。

不能動人。則是誠不至。於事厭息。皆是無誠處。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則有累。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爲中也。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謂中也。

聖人憂勞中。其心則樂。安靜中。却有至憂。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非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誠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可見。唯愼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地。故中庸言鬼神之盛德。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忘則無物。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識不動。意識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地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獮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厚注冠昏喪祭。鄉相見。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幼者可漸使知禮義。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百家謹案。學佛者之忘是非。正爲有許多路理。所以要忘。昏迷拘泥。所以爲物所役。能自己轉動得。人便不昏迷拘泥。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閒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百家謹案。此真爲至書。然不唯機事。凡兵陳刑名以及權術之書。後生看慣。即便下著毒種。多致後日有喪身敗德之事。教子孫者。不可不蒙養以正。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因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二。言開合已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合者道。開合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合。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

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卷十六

伊川學案下

四箴并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黃東發曰視聽言動箴在由中應外制外養中兩語

心兮本慮

陳北溪曰。心之爲體。其中洞然本無一物。只純是理而已。然理亦未嘗有形狀也。應物無迹。

心虛靈知覺。事物纔觸。卽動而應。無蹤迹之可尋捉處。

操之有要。視爲之則。

人之接物。視最爲先。卽此處而操存之。庶乎得其要。而有一定之準。

蔽交於前。

蔽指物欲之私而言。

其中則遷。

中指心之體而言。卽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逐之而去矣。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定矣。

克己復禮。

上以一節言。此以全體言。

久而誠矣。視蔽

誠者。真實無妄之理也。克復工夫。真積力久。則私欲淨盡。徹表裏。一於誠純。是天理之流行。而無非仁矣。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

陳北溪曰：人均執此常道而生，其原於天之所賦，而人受之以爲性者也。

知誘物化。

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至而知覺萌，遂爲之引去矣。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閒也。

遂亡其正。

正以理言，至是則天理俱滅，而無復存矣。

卓彼先覺。

悟此理之全而體之者。

知止有定。

事事物物各有所當止之處，卽理之當然者是也。能一一知其然，則此心明徹於日用應接，皆有定理。

不爲之誘而化矣。

閑邪存誠。

邪者物欲之私，誠者天理之實。閑外邪不使之入，則所存於心者微表裏一於誠純，是天理之流行而

仁矣。

非禮勿聽，聽箴

總結之。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

陳北溪曰：一念之動於中，或善或惡，必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

發禁躁妄。

疾而動曰躁，虛而亂曰妄。人之爲言，大概不出此二者。皆人欲之所爲者，故必禁之。

內斯靜專。

靜安專一，皆天理之所存也。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二句爲一篇之關要處。

矧是樞機。

門之闢闔，所繫在樞；弩之張弛，所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

也。

興戎出好。

言非禮則有躁妄而起爭，言以禮則無躁妄而生愛。

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興戎則凶而辱，出好則吉而榮。

傷易則誕。

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欺誑之謂，而易中之病也。

傷煩則支。

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逆出者。乃煩中之失也。已肆物件。

傷易而誕。則無有成法。在己者肆。而與物件矣。內何復靜之云。出悖來違。

傷煩而支。則不合正理。所出者悖。而來亦違矣。內何復專之云。非法不道。

法謂先王之法言。

欽哉訓辭。言箴

欽謂敬謹所出。而無躁妄也。

哲人知幾。

陳北溪曰。幾者善惡欲動而未形之間。其兆甚微。哲人心通理明。能燭於其先。誠之於思。

於一念微動而未形之間。便已知覺。而實之無妄。則天理之本然者。流行無壅矣。志士厲行。

見於所行之謂行。志士激厲。能勇於有行。守之於爲。

爲事動之已著者也。至此方知覺而守之不放，則事亦中理而無過舉矣。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天理之公，則皆無礙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此
正舜跖二路之所由分，其發軔之始，尤不可以不謹之也。

造次克念。

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

戰兢自持。

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爲，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習與性成。

習慣如自然，則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熟矣。

聖賢同歸。勸箴

自賢入聖，同一歸宿，卽其止於至善之地者也。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
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
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

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牾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也。

劉蕺山曰。此伊川得統於濂溪處。

附錄

先生母夫人有知人之鑒。二先生幼時勉之讀書。因書綾帖上曰。吾惜勸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次曰處士。後皆驗。夫人已知之於童穉中矣。明道幼時名延壽。

百家謹案。二程母夫人侯郡君。好讀書。博知古今。二程父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子有過。則不掩。嘗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行而或踣。則曰。汝若徐行。寧至踣乎。嘗絮羹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在廬陵。公字多怪。家人報曰。有鬼執扇曰。天熱爾。他日又報曰。鬼鳴鼓曰。與之椎。自是怪絕。

梓材謹案。原本附錄首條爲先生父太中至壽八十五。凡四十三字。今據爲太中立傳移入濂溪學案。

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先生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先生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先生嚴重。人不敢近也。

明道猶有諛語。嘗聞一名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笑曰。我將謂天命之謂性。便應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補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住。

貶涪州。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爾。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徑去不顧。

伊川涪陵之行。過灤潏。波濤中。舟人皆失措。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方欲答之。而舟已行。補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贖金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何爲不受。曰。渠是時與某不相知。豈可受。

韓公維與二先生善。屈致於穎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之。

先生與韓公維約。候韓公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當暫往穎昌。見持國。乃往造焉。久留穎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嘗有黃金藥。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我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誥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呂汲公以百緡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伊川曰。勿爲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願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願貧也。天下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崇寧三年。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寢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思

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尹和靖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嘗得朱公揆所鈔雜說呈先生。問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日。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某心。只是記得他意。和靖自此不敢復讀。

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和靖。思叔南方學者。從先生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是最有得者。先生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個蹊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噉。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被召入朝。旣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旣遭憂。又病疾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頤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卽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鮮于侁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先生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先生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鄒志完曰。伊川見處極高。

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謝良佐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大早。在伊

川直是會鍛鍊。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劉叢山曰。此事本不易承當。然不教人。不承當亦不得。

尹焞嘗請曰。焞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何如。和靖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著。

尹焞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尹彥明問於程子。如何是道。程子曰。行處是。

思叔訴嘗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至出入無時。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卻能

識心。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卽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粹材謹案。以上八條。本在語錄。以有實指。移入于此。

司馬溫公。呂申公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

朱光庭又言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

呂申公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資。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儒曲士。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王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又曰。頤抱道

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

胡文定公言於朝曰。伏見元祐之初。宰臣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或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誶。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勸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

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伏望特降指揮。哀集遺書。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閒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呂氏童蒙訓曰。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閒讀了。都無用處。補

又曰。宿州高朝奉述伊川先生嘗說義者宜也。知者知此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皆訓詁得盡。惟仁字古今訓詁不盡。或以爲仁者愛也。愛惟仁之一端。然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非性也。故孟子云。仁者人也。補張橫浦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卿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又曰。伊川妙處。全在要人力行。所以不欲苦言。用意深者。當自得之。言之又不免作夢。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伊川於濂溪。若止云少年嘗從學。則無害矣。補

又曰。康節子孫。大抵不取程子。蓋私意也。補

朱子曰。伊川言性。卽理也。與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顛破不得。

又曰。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卽理也一語。直是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是個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失了性。卻不是壞了著修。

劉剛中間程伊川粹然大儒。何故使蘇東坡竟疑其奸。朱子答曰。伊川繩趨矩步。子瞻脫岸破崖。氣盛心

相。知德者鮮矣。夫子所以致歎夫由也。補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程氏視聽言動。箴其辭緩。其理散。舉難而病不切。補

祖望謹案。此言太過。

黃東發曰。伊川十八上書仁宗。謂應時而出。自比諸葛。其後應聘爲哲宗講官。則自講讀之外。無他說。不特其時至。慮易而然。蓋時與位既不同。而哲宗尙幼。惟以培養爲急耳。其他論議。論薄葬。代呂公著上神宗書。無不深切著明。然則天下事非得其位當其可。則固未易輕言也。若三學看詳。反爲禮部所駁。則本朝文密之弊。固難與俗吏言久矣。

又曰。伊川嘗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愚謂理亦有此。但諸賢一時爲天下救急。有不奈何。恐不可赦。小人而反責君子耳。豈責備果春秋意耶。然無元祐諸賢。恐不待靖康而後南渡。雖南渡。未必人心戴宋如此。

又曰。明道之歿。伊川狀其行。求銘於韓持國。而文路公題其墓。伊川歿。洛人畏黨禍。送喪惟四人。曰張繹。范城。孟厚。尹焞。又薄暮出城。迄夜方至者。爲邵溥。迨晦庵朱先生。始訪其事。爲年譜云。

吳草廬曰。夫修己以敬。吾聖門之教也。然自孟子之後。失其傳。至程子乃復得之。遂以敬之一字爲聖傳心印。程子初年受學於周子。周子之學主靜。而程子易之以敬。蓋敬則能生靜矣。

薛敬軒曰。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以徇之哉。

又曰。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爲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劉蕢山曰：叔子篤信謹守，其規模自與伯子差別。然見到處，更較穩實。其云性卽理也，自是身親經歷語。葉六桐曰：明道不廢觀釋老書，與學者言，有時偶舉示佛語。伊川一切屏除，雖莊列亦不看。其實儒釋之根本懸殊，下種既異，卽偶資其灌溉，終不能變桃爲李，亦不必有意深絕也。孔子於老子，亦嘆其猶龍，何曾染得孔子。

百家謹案：朱子云：釋老書後來須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蓋謂儒釋判然，吾本既立，惡能爲累。卽舉其語所以取之異也。乃茫昧者，遂引以爲儒釋渾同之左券，更有妄子瞎摘盲取二程語錄中之微近高渾者，并誣兩先生盡屬覆轍之異學。此其蚩蜚撼樹，本不足言。但嘆世風之變幻日深，毫不識儒釋之根柢。本是天淵隔絕，強取先儒說同說異，妄加批駁，置方寸於岑樓者，何多也。

翁祖石曰：先生之在經筵，哲宗可謂敬信之甚矣。但進說於人君之前，自當擇其大者。柳枝之諫，爲哲宗所不悅，由是見疏。宜乎呂正獻聞而嘆息，此言之太瑣也。

宗義案：明道伊川大旨雖同，而其所以接人，伊川已大變其說。故朱子曰：明道宏大，伊川親切。大程夫子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是自周元公主靜立人極，開宗明道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於敬。然亦唯恐以把持爲敬，有傷於靜。故時時提起，伊川則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只守一個敬字，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然隨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蓋恐學者作兩項工夫用也。舍敬無以爲義，義是敬之著，敬是義之體，實非有二。自此旨一立，至朱子又加詳焉。於是窮理主敬，若水火相濟，非是則隻輪孤翼，有

一偏之義矣。後之學者，不得其要，從事於零星補湊，而支離之患生。故使明道而在，必不爲此言也。兩程子接人之異，學者不可不致審焉。

百家謹案黃文潔公曰：自孔孟歿後，異端紛擾者千四百年，中間唯董仲舒正誼明道二語，與韓文公原道一篇，爲得議論之正。逮二程得周子之傳，然後有以窮極性命之根柢，發揮義理之精微。議者謂比漢唐諸儒，說得向上一層。愚謂豈特視漢唐爲然。風氣日開，議論日精，濂洛之言，雖孔孟亦所未發。特推其旨，要不越於孔孟云耳。此評論之得當者。而唐一庵樞謂明道之學，一天人合內外，已打成一片。而伊川居敬，又要窮理工夫，似未合併。尙欠一格。此但知先生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而忘卻先生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語。恐未是深知先生者也。蓋語學至二程諸儒之中，更醇乎其醇矣。第大程質性高明，而先生從踐履入，非聖人之書不觀，其功在於密察邊耳。至於大程之表大學中庸先生之易傳，更足爲萬世經術斗杓也。

伊川講友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別爲涑水學案。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伊川學侶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別爲橫渠學案。

正字朱樂圃先生長文別見泰山學案。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別爲華陽學案。

推官方先生元案父峻

方元案字道輔。莆田人。父峻。聚徒講學。鑿井舍。榜曰。願子孫居官如此水。初官潤州。識程太中。璠。及卒。明道爲作行狀。范華陽祖禹爲墓道碑。先生少與伊川遊。書問往來。積數十帖。有曰。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觀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曰。足下非混俗之流。其志道之士。朱子刻於白鹿書院。其後曰。伊川先生德盛言重。不輕與人。今其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也。元祐三年。以特科出身。終威武軍節度推官。參道南源矣。

伊川家學

知軍程先生端中

程端中字口口。伊川長子。舉進士。南渡後。徙家池州。建炎中。知六安軍事。金人攻六安。先生固守。城破。死之。池州都統制程全收其骨。葬於池。參一統志。

附錄

序伊川文集曰。不肯孤。既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姪鬲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術之通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雖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幾焉。

縣令程先生諱別見和靖學案。

伊川門人胡周再傳。

博士劉質夫先生絢

校書李端伯先生顓並爲劉李諸儒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榮陽學案。

監場謝上蔡先生良佐別爲上蔡學案。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別爲龜山學案。

文肅游廬山先生酢別爲廬山學案。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正字呂藍田先生大臨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肅公尹和靖先生焯別爲和靖學案。

提刑郭兼山先生忠孝別爲兼山學案。

著作王福清先生蘋別爲震澤學案。

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己

忠簡許橫塘先生景衡別爲周許諸儒學案。

簽判田先生述古別見安定學案。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別見百源學案。

祕監李章貢先生朴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龍圖范元長先生冲別見華陽學案。

博士蘇先生昞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楊先生國寶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清節蕭三顧先生楚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別爲默堂學案。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別爲豫章學案。

太學楊先生迪別見龜山學案。

呂先生義山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梓材謹案。程門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外。並見劉李諸儒學案。周許諸儒學案。

伊川私淑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並爲陳鄒諸儒學案。

學正趙先生霽

學錄張草堂先生輝

上舍蔣先生元中

上舍蔡先生元康

潘先生安固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觀使劉屏山先子登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教授羅先生

羅先生棟並見和靖學案。

方氏家學

正字方次雲先生蠡別見震澤學案。

縣令方先生耒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主簿方先生壬

方先生禾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伊川續傳

文獻劉佚庵先生肅

劉肅字太卿號佚庵洛州人金興定初詞賦進士累官戶部主事金亡依東平嚴實元中統初擢真定宣

撫使。後商議中書省事致仕。先生性舒緩，有執守。嘗集諸家易說曰：讀易備忘。後追封邢國公。諡文獻。姓譜

判官張中庸先生特立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易今名。登泰和三年進士第。授萊州節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韋城，談經自樂。正大四年，以薦拜監察御史，屢劾權貴。左遷邳州軍事判官。金亡，優遊田里。日與門弟子講學。世祖在潛邸，首傳旨曰：特立養素邱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賜號曰中庸先生。既即位，復降璽書褒諭。卒年七十五。素通程氏易，所著有易集說、歷年繫事記。從黃氏補本錄入。

通判李蒙齋先生簡

李簡，字蒙齋，信都人。官泰安州通判，著學易記九卷。同上

學易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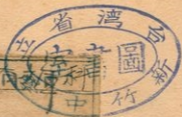
伊川先生嘗云：學易者當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然後卻有用心處。時先生易傳未出也。及溫陵曾獻之集大易粹言傳於世，則學者知有所宗。而三家之說，不無去取。歲壬寅，予挈家東平。時張中庸、劉佚庵二先生與王仲徽輩方聚諸家易集解而節取之，得廁講席之末。前後數載，凡讀六七過。其書始成，然人之所見不能盡同。其去取之間，則亦不無稍異。大抵張與王意在省文，劉之設心務歸一說。僕之所取，寧失之多，以俟後來。觀者去取，僕居萊蕪幾二載，常時所讀之易，止有王輔嗣與粹言而

已諸家之說未見也。六百日之間，節取粹言，凡三度。前賢之說，或中心有所不安，則思之夜，以繼日，脫有所得，隨卽書之，以待他年讀之，驗其學之進否。比遷東平，積謬說百餘條，及得胡安定、王荆公、南軒、晦庵、誠齋諸先生全書，及楊彬夫所集五十家解、單淵所集三十家解讀之，謬說暗與前賢相合者，十有二三。私心始頗自信。今卷中凡無名字者，以兼探諸人之意，合爲一說，不能主名，亦或有區區管見，輒不自揆，而廁於其間者，己未歲承乏倅泰安，山城事少，遂取向所集學易記，重加去取，而付諸梓，獲譽獲謗，皆由此書。他日必有能辨之者，時中統建元庚申歲也。

梓材謹案：張李二先生，並據黃氏補本增入。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別見魯齋學案。

14107



569	魏
5	魏